

# 解開神祕圖騰之謎

林許文二·陳師蘭

抽象的「卍」字，究竟該寫成「卍」還是「卍」？它的方向究竟是左旋或右旋？為何倡導和平無諍的佛教，要以一種類似武器的符號——「三叉戟」來象徵佛法？

「卍」字與「三叉圓輪」的形成及演變，是印度佛教美術發展的兩個謎團……

## 「卍」字之謎

### 〔神祕「卍」字〕

在桑奇雕刻中，有許多美麗的卷曲花葉裝飾，考古學者們推測它是「卍」字變化而出的「吉祥海雲」、「吉祥喜旋」。其實，在佛塔本身的結構裡，早已隱藏著這個神祕的符號，只是千百年來尚未被人發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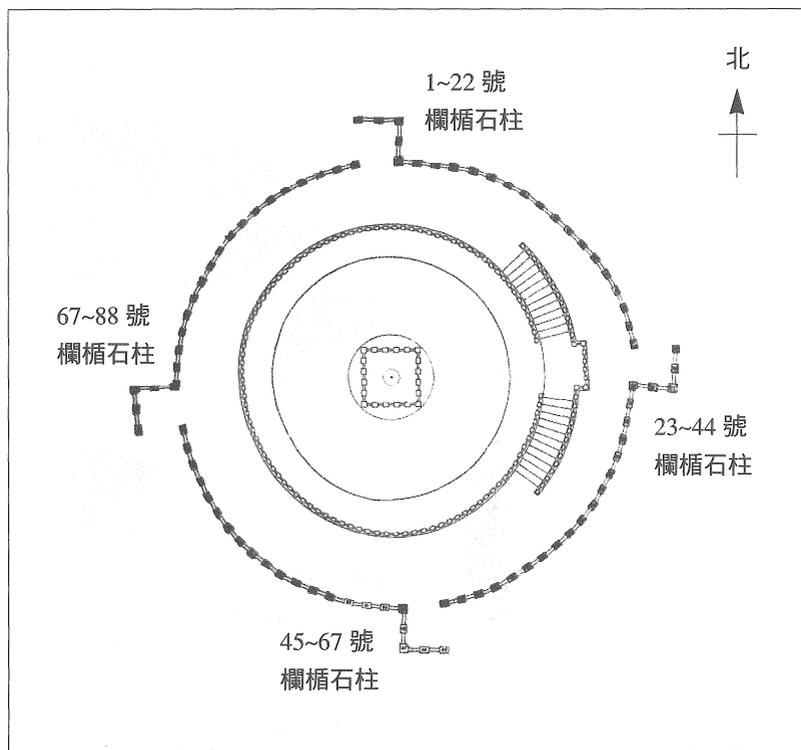
古代的佛塔大多有圍繞塔欄楯，欄楯在四方都開了出入口，為了適應右繞佛塔的朝聖習俗，



每個出入口都有四根門柱排列成L形的直角，迎接朝聖者進入。如果從空中俯瞰桑奇主要的三座塔，並將每個塔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座欄楯連接起來，你會驚訝地發現，這是一個神秘的「卍」字符號，而中心點正好就落在舍利埋藏之處！

「卍」(Svastika)

其實並非文字，而是一種符號，在印度是象徵吉祥的標誌。早在西元前二六〇〇至一九〇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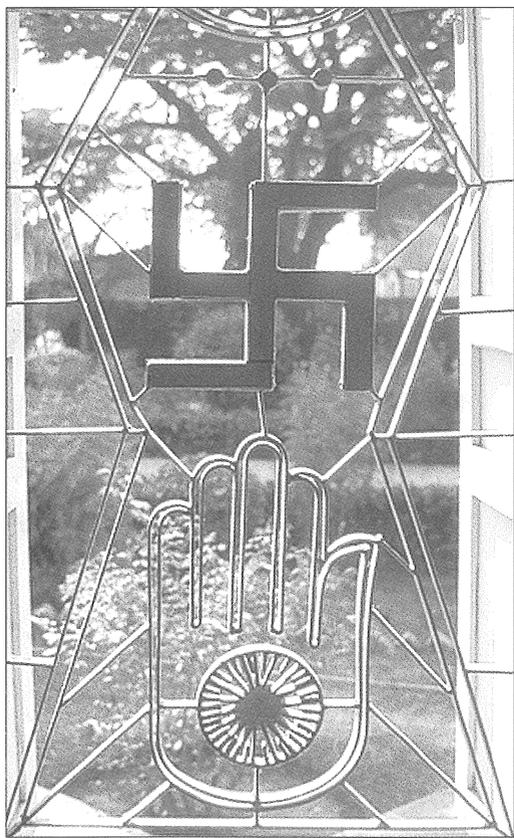
◎桑奇二塔四座欄楯連接起來，便是神秘的「卍」字，中心點正好就落在舍利埋藏之處！

(圖為桑奇二塔俯視繪圖，欄楯從北入口開始，順時針方向依序編為 1~88 號欄楯石柱。)

年的印度河文明的滑石印章上，就已經發現它的存在，而亞歷山大·康寧漢也曾在烏遮因附近，發現刻有「卍」字符號的古老錢幣。然而，它並非印度的專屬圖騰，因為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錢幣上，以及

波斯、希臘，甚至遠至美洲的印地安文化中，都有「卍」字的蹤影。考古學家認為這是水、火、太陽或閃電等的象徵，它同時又可引申為宇宙萬物間的順序，自古就廣受印度各大宗教的喜愛。

西元前八世紀時，「卍」字已見於婆羅門教的記載，後來發展為太陽神蘇利耶（Surya）及其慷慨熱力的象徵，甚至成為毗濕奴、梵天等印度教大神胸前的旋毛。傳統的印度教徒認為它是「一切安好」之意，因此常會在工作文件、新娘禮服或大門屋牆上畫上它，甚至掛在胸前當



◎耆那教大多用「卍」作為吉祥符號。（攝影：林許文二）



作護身符，祈求它能保護人們免於黑暗、絕望與危險。耆那教則視「卍」為二十四個吉祥標記之一，認為它有「正直」、「公正」、「禪定」之意，它的四個方向則代表生命的四個去處。

佛教在造像藝術發達之後，便將它視為清淨圓滿的吉祥符號，經常將它刻在佛與菩薩的胸前、腰間、足下乃至頭髮間，成為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之一。根據日本專門研究西藏歷史的光島督博士研究，「卍」字本為牛犢頭部的毛髮螺旋相，最早可能在西元前三世紀就為佛教文化採用，但直到西元後一世紀才有正式的稱呼。由於佛教是印度宗教中傳播最廣遠的，因此一般人大多會將「卍」字誤為是佛教所獨創。

抽象的「卍」字，其漢語讀音曾令人頗費心思，若直接音譯未免冗長難辨，玄奘曾將之譯稱為「德」，直到武則天長壽二年（693），才規定統稱為「萬」，取其「吉祥萬德」之意。不過它引發的最大爭議，倒不是讀音的問題，而是它究竟該寫成「卍」還是「卐」？它的方向究竟是左旋或右旋？這個問題別說現代人無法分辨，就連古印度河文明中，都有兩種不同的版本。再加上西元一九一〇年，一位詩人兼民族主義理論家，以「卍」作為反閃族主義的符號，後來希特勒（Adolf Hitler, 1889-1945）的納粹黨（Nazi）將它作為黨徽，成為狂熱好戰、殘酷冷血的象徵，使「卍」字又蒙上一層陰影，旋轉方向的爭議也就更難釐清了。

〔右繞之禮〕

目前所有的宗教都是「卍」、「卐」混雜使用，耆那教大多用「卐」，西藏的喇嘛教與當地的苯教（Bon-pa）信仰，以及中國歷代各版大藏經則是各有不同的主張。

基於佛經中所述「稽首佛足、右繞三匝」的古制儀軌，「右繞」、「右旋」的方向應無爭議，之所以會衍生出符號寫法的不同，主要是因為觀者觀看主體的角度。若觀者將它視為由內向外散旋的符號，則線條尾巴即為散射的方向，因此會視「卍」為反時針方向（左繞），「卐」為順時針方向（右繞）；但若是將它視為由外向內旋轉，則線條尾巴會變成旋轉時拖曳的狀態，因此「卍」就變成為順時針（右繞），而「卐」則為反時針（左繞）。

一個旋轉方向可以使人百思不解，難怪人們會稱它為「神秘的宗教符號」！不過，如果擺脫「卍」字在「線條」上的糾纏，先不討論向內或向外、左旋或右旋的問題，回到原始的右繞儀式與佛塔的欄楯設計來思考，將能提供另一個角度來解開這個疑惑。

首先，古印度的右繞之禮原是大眾向聖者、聖物表達禮敬的習俗，因此主角必是位在中間的佛陀或聖物，而右繞時繞行者必須將「尊貴」的右肩朝向中心點，以順時鐘方向繞行。這是一種向中心者禮敬、學習的儀式，不論中心點是無上的佛陀或舍利，其目的都是要讓繞行者在心中生起往內修習的力量，引導禮敬者「向中看齊」，邁向解脫之道。時至今日，古老佛塔是唯一保留「右繞之禮」原始精神的佛教文物，也正是我們解開「卍」字之謎的入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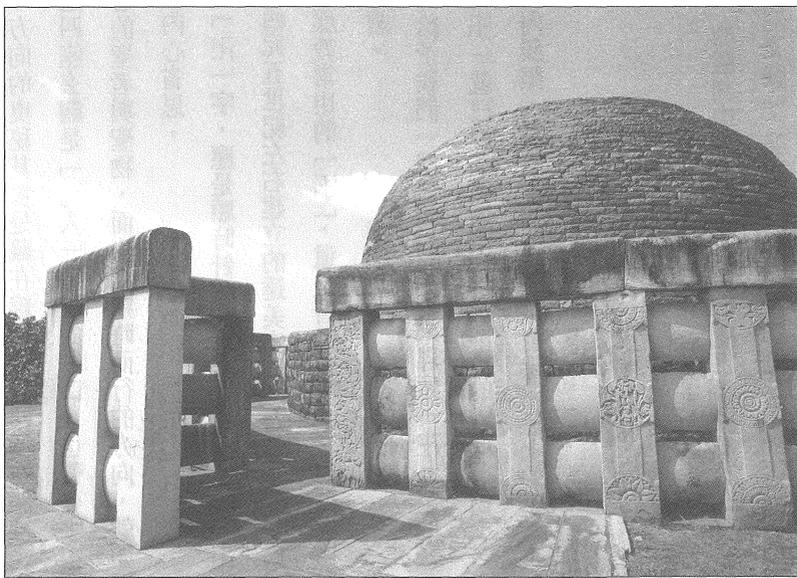
最早的聖塔並無欄楯，是一種開放式的露天設計，讓人們自由地來去，後來為了防止牲畜



野獸等毀壞污損，才又加上欄樞保護。又為了避免出入不便，便在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留了通道，並配合右繞的方向，伸出四個呈L形的欄樞出入口，這個轉折的設計看似多餘，實際上卻有著類似「玄關」的功能：以逆時針方向伸出一截猶如臂膀的欄樞，可以讓朝聖者順勢右繞佛塔，同時增加逆向左繞者的不便，等於是規範大眾一定得順著右繞的方向，否則無法進入聖地。

簡單地說，這個L形「玄關」的迂迴設計，正是隔離世俗與聖地的中間站，是迎接朝聖者與洗滌心靈的緩衝空間。

「卍」字的線條正有如佛塔的欄



◎以逆時針方向伸出猶如臂膀的欄樞，可以讓朝聖者順勢右繞佛塔，它是迎接朝聖者與洗滌心靈的緩衝空間。（圖為桑奇二塔的入口欄樞。攝影：林許文二）

楯，目的是「區隔內外」而非指涉方向，方向的奧秘其實是藏在線條間的四個空間裡，也就是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座進入聖地的玄關！這四座玄關是「進入」聖地的開口，也帶有宇宙四方的深廣意涵，它帶領人們從外向內親近中心的聖者與聖物，而人潮順時而行的方向，就如同一個無形而靜寂的漩渦，引導人們走入深層的內心省思。

因此我們大膽推測，佛教最早使用的「卍」字，應是順時針往內繞行（右旋）的「卍」而非「卐」。譬如在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中，西元五世紀左右建立的達美克塔（Dhamekhi）塔身上，也是以「卍」字為花紋，而非印度教與耆那教常用的「卐」，這是否是佛教為了與外道區隔而有的善巧方便，或只是純屬巧合，都尚待考證。

不過，佛塔畢竟是一個難得的古蹟，給予我們一個實物的角度來思索「卍」字的疑惑。因為在佛像藝術尚未興起的二千多年前，「卐」就已經悄悄地出現在佛塔的入口欄楯上，引領著朝聖者繞塔巡禮，並提醒佛弟子們，「向內觀照，滅除煩惱」，正是對佛陀無上的禮敬！

### 三叉圖騰

在〈大塔西門背面下樑〉「伏魔正覺」的雕刻中，可以看到一個魔軍手中拿著如叉子般、有著三支尖銳利齒的武器，那便是所謂的「三叉戟」，又稱「三股」、「三鉗」或「三鉗杵」。阿含



經中並無類似器物的記載，但在《本生經》或律藏等經典中，它已是相當普遍的作戰武器之一。自古以來，三叉戟就有武器與法器的雙重屬性，因為早在佛陀時代，外道之徒就以三叉戟作為隨身修行之物，直到印度教興起，三叉戟成為濕婆專屬的武器，濕婆派的修行者更是三叉法器不離身。而佛教發展到後期，受到印度教的影響，也將它視為重要的修行器物，成為諸金剛、觀音、神、天的持物之一。

### 「三叉戟象徵「法」？」

在桑奇佛塔與早期的佛教藝術中，經常出現類似三叉戟與圓輪所組成的「三叉圓輪」標誌。它有時會出現在塔門頂端或在浮雕中的旗桿上，有時盤據在一座金剛座上，甚至是仕女或藥叉身上配戴的花環、項鍊、臂環、耳環、髮飾等飾物。康寧漢認為「三叉圓輪」標誌應是古巴利文——地、水、火、風與空，再加上代表「須彌山」與「心靈」的



◎在《本生經》與律藏的記載中，三叉戟已是相當普遍的作戰武器。  
(圖為桑奇大塔西門背面下橫樑「伏魔正覺」的部分雕刻，下方魔軍手持的武器即三叉戟。攝影：林許文二)

字母，所組合而成的複合符號，在他的概念中，這些便是佛法的宇宙觀，因而推定「三叉圓輪」是佛、法、僧三寶中，象徵「法」的符號。由於佛典中甚少提及此物，而難以作更深入的考據，所以歐洲學者大都接受這種說法。

就邏輯與文字學而言，這個論點是合理的，可是回到佛法的層面上，許多問題就會浮現出來。首先，這些字母所對應的意義並非佛陀獨創的思想，也未必能涵蓋佛法的精髓，若古印度人以它們組合的符號來象徵佛法，就頗值得商榷了。此外，為何是選用巴利文，而非阿育王慣用的波羅米文（Pāli）或其他古文字？又倡導和平無諍的佛教，為何要以類似武器的符號來象徵佛法？它還經常出現在皇室出巡的王旗、戰場旌旗與士兵們的刀劍上，難道「佛法」在當時已成為武士或戰爭的幸運符號？甚至許多性感女藥叉所佩掛的項鍊、耳飾也以它為造型，難道那時佛法早已失去宗教的超然崇高，而被「物化」為女性的裝飾品？

文字的出現原是為了幫助人類記憶，它的發明也是從模擬自然萬物開始，就「三叉圓輪」在雕刻中出現的場合與頻繁程度而言，它應是一個與大眾日常生活相當密切的裝飾或器物。而且，若從人類文化行為來看，應該先有三叉戟與圓輪的實物，之後才發展出宗教性的內涵，由此看來，康寧漢從文字的組成反推「三叉圓輪」的出現，就顯得有些倒果為因了。況且，在不造立佛像的年代裡，不僅交通極不便利，佛教內部也尚有部派分裂的問題，人們是否有能力處理佛教最複雜的核心——「法」的象徵物，並將之推廣到佛教文化所涵蓋的區域，也相當令人存疑。



除了從印度文化中尋找答案外，康寧漢還試圖從西方文化中尋求線索，根據他的看法，「三叉圓輪」的造型與希臘神話中商業之神漢密斯（Hermes）所持的雙蛇魔杖頗為類似，而且他還是宙斯與擎天之神亞特拉斯（Atlas）之女瑪亞（Maia）所生之子，因此康寧漢將瑪亞與佛母摩耶夫人作了連結，並將抽象的「法」與漢密斯的蛇杖聯想在一起，但誠如他所說的：「對於一般廣大的讀者而言，要使這些關連清楚顯現，是非常困難且幾乎不可能的！」

雖然這是個相當勉強的推論，仍不啻為值得思考的角度，因為文化交流無有國界，早期佛教遺蹟的確充斥著許多西方文明的痕跡。只是，若要以希臘神話來思索印度藝術，或許還有比漢密斯更適合的人選，那就是統領所有海域的海神波西頓（Poseidon）！在航海貿易興盛、商業交流頻繁的狀況下，波西頓的三叉戟應該比漢密斯的蛇杖，更有可能影響到印度美術的發展，順著這條路徑，我們發現它似乎可以解開「三叉戟」的疑惑與矛盾。

### 〔希臘海神的三叉戟〕

在阿含經中，經常有佛陀對海洋的敘述，例如：

猶如商人臂鷹入海，於海中放彼鷹飛空，東西南北，若得陸地，則便停止，若無陸地，更還歸船。

而在律藏中，也經常出現印度商人到國外進行貿易的事蹟，記載成「入海尋寶」的故事。例如有位婆羅門跟隨一群商人入海取寶，幸運獲得珍寶，卻一時大意將財物掉落深海中，為了取回珍寶，他誓言要將海水舀乾，這愚癡但堅定的意念感動了海神，便主動將寶物還給婆羅門。

佛陀一生遊化的足跡不曾到過海岸，更遑論出海航行，因此放鷹尋找陸地的古老航海智慧，或海中尋寶的種種歷程，自然不是佛陀的親身經驗，而應該是來自航海商人的敘述。由於佛教的信眾以廣大的中產階級「吠舍」為主，因此在佛典中出現這類故事，就透露出佛陀時代海上貿易的頻繁，以及在印度信仰中海神的存在。

然而，在印度教的眾神殿中，「海神」卻是個陌生的名詞。從古老的吠陀諸神，到印度教主神信仰興起，「海神」一直是個微不足道的角色，大海只是水神瓦魯那（Varuna）的一個小轄區罷了。從佛經中大多直接稱呼「海神」而沒有正式神名的情況看來，就印度與佛教文化而言，對「海洋」似乎感到相當陌生，在幅員廣大的印度，「海神」信仰只存在於少數以海維生的人們心中，甚至可能是直接從海權活躍的鄰國移植而來的異國信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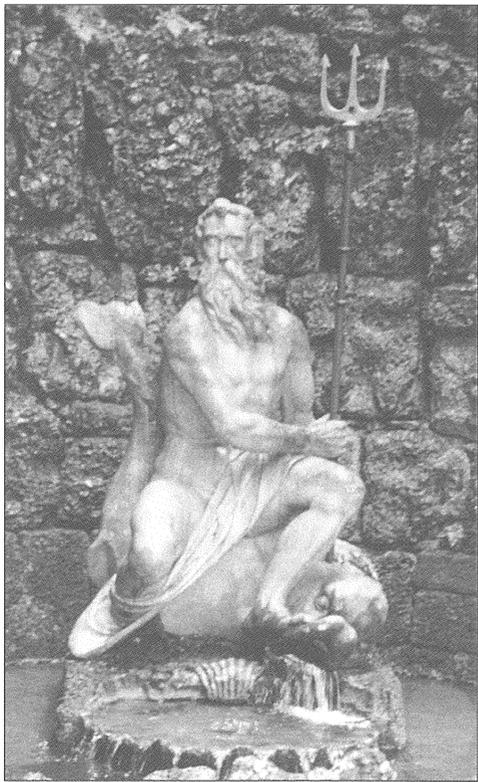
當時所謂「海權活躍的鄰國」，應該就是希臘！位在地中海之東的希臘，山丘多而平原少，人民的生活、貿易或戰爭均脫離不了海洋，然而海上氣候多變，潮流難測，在隨時可能葬身海底的情況下，海神波西頓自然就成為民間信仰的一個要角。祂在希臘神話中是宙斯的兄弟，統領所有的水域，並能駕馭暴風雨。祂的個性如同無常的大海，陰晴不定，經常駕著馬車在海上



巡弋，手持漁人用的三叉戟作為武器，能隨心所欲擊毀任何事物。西元前六世紀時，希臘的海上貿易與殖民已相當興盛，為祈求出海順遂與安撫船員情緒，人們往往會在出海前舉行祭祀天神的儀式，其中最重要的，便是以牲畜為祭品，向海神波西頓祈求海運平安！

西元前四四〇年，希臘人在航海必經的孔道史奈恩岬（Cape Sunium）上，修建一座壯麗的波西頓神廟，所有進出雅典的船隻都可以遙望這座海神廟，漁民會將捕獲的第一隻金槍魚獻給祂，平安回港後也會舉辦盛大的祭典向祂表達感謝。每兩年一次在科林斯地峽（The Isthmus of Corinth）舉辦僅次於奧林匹克的地峽運動會（Isthmian Games），也是為了祭祀波西頓。

西元前三二六年，亞歷山大終於決定結束多年的征戰班師回國，數量龐大的部隊準備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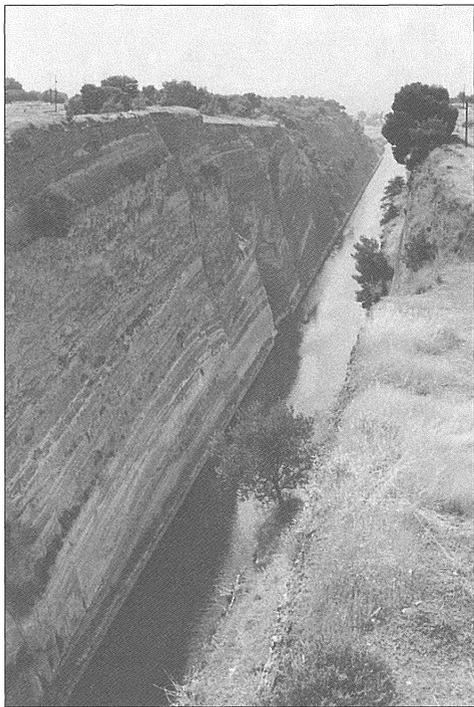


◎海神波西頓統領所有的水域，並能駕馭暴風雨。祂的個性如同無常的大海，陰晴不定，手持漁人用的三叉戟作為武器。（攝影：釋自順）

希達斯皮斯河上游，乘坐千餘艘軍艦下到印度河出海口，啟程前亞歷山大聽從祭司與預言家的建議，舉行盛大的祭神儀式與運動競賽，據說祭祀的對象包括希達斯皮斯河神、阿塞西

尼斯河神、印度河神、奧林匹亞宙斯、先知雅典娜、太陽神與海神波西頓等，這樣的祭神組合雖然相當奇特，卻務實地融合了十二萬雜牌大軍的民族信仰，成為印歐文化混流的實例。

而佛經中也不乏文化融合的記載，在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·雜事》卷第十八，記載著海上商人與佛塔的關係。舍利弗尊者入滅後，阿難將遺骨授與給孤獨長者置於家中供養，由於前來瞻仰尊者舍利者眾多造成不便，因此長者特地請示佛陀建造聖塔，以為收藏並方便信眾禮敬，佛陀告訴長者造塔的規制與形式後，給孤獨長者就歡喜地興建聖塔，並擇期舉辦無遮大會



◎科林斯地峽是連接伯羅奔尼撒半島與希臘中部的狹長陸地，羅馬皇帝尼祿始建運河貫穿此地，自古即為愛琴海與愛奧尼亞海之間的海陸交通要地，今之運河建於1881-93年間，古希臘地峽運動會的遺址即在運河南方不遠處。（圖為科林斯運河。攝影：釋自暉）



慶祝落成。波斯匿王也共襄盛舉普告十方大眾，若有人來此慶祝法會，所賣貨物隨情交易而不抽稅。此時有五百商人前來參加，因為他們曾於大海上遭遇黑風險生船難，幸好人貨平安，他們認為這必是因為當中有人皈依舍利弗且受其教誡，再加上諸天神明保佑才能化險為夷，於是相約前來布施眾多的金銀珍寶、真珠貝玉。他們還留下許多希珍異物，讓比丘們不知該如何處置，於是佛陀告訴他們若可為佛塔之物皆入塔用，至於奇珍、錢貝、衣物等，則可留作日後修塔或依梵行合理使用。

因此在古代佛塔的雕刻中，常可看到許多海上貿易的痕跡，如桑奇大塔北門的外國人禮敬佛塔（見本刊第七十期，頁54）、西門右柱上類似「船難」的雕刻、三塔南門上的「龍魚大戰」（頁82），以及隨處可見的獸頭魚身的魔羯魚（頁58）等，這必然是因為桑奇位在印度與國外貿易的心臟地帶，距離桑奇最近的大海港布羅奇，正是印度與中亞、希臘貿易的絕佳孔道，泛希臘文化在經由海港進入內陸的旅程中，將足跡留駐在桑奇藝術中，成為印、歐交流的永恆見證。

### 〔海神、因陀羅與轉輪聖王〕

異文明的融合，自然是以雙方最大的共同點作為最佳的捷徑。希臘海神波西頓能呼風喚雨、捲起巨浪，令大地震動，素有「大地搖動者」的稱號，而祂手持能摧毀萬物的三叉戟，駕著馬車四處巡視的模樣，則與古印度的暴風雨神——因陀羅（Indra）幾乎相同。

亞利安人的因陀羅，是從迅疾猛烈的暴風雨衍生而出的風雨雷霆之神。祂力大無窮、性情狂烈，經常騎著戰馬或大象四處巡行，手持金剛杵，降下雷電與暴風雨，好戰成性絕不低頭，是亞利安人與印度土著作戰時的守護神，因此而得「城塞破壞者」的美稱。

此外，海神波西頓既是海洋與眾水的主宰，則可與吠陀諸神中的水神瓦魯那相呼應。瓦魯那代表蒼天，主掌世間的公義與司法，是地表上一切水資源的統管者，祂能知海洋的船行航道、空中的飛鳥路線與氣流風道。祂擁有千隻眼睛、全知全能，可以看遍世間的一切——包括隱晦的人心，因而能公正地裁罰人間的種種問題，並得到「維持秩序者」的稱號。據日本學者木村泰賢與高楠順次郎的說法，祂是古印度道德上最高的理想表現，所以佛教時代「轉輪聖王」的形象，就是以瓦魯那神的特色，再加上因陀羅的神力結合而成的完美形象。

由此看來，希臘海神手中的「三叉戟」，就有如因陀羅掌中的「雷電矢」與轉輪聖王降魔禦敵的「輪寶」。這三種威力相當的神器，極有可能經由海路與陸路的交流，在不知不覺間為佛教與印度文化吸收融合，成為一個新興的神秘圖騰，一個象徵「無堅不摧、吉祥勝利」的聖物！

### 〔吉祥護身、破除無明、勝利圖騰〕

早期佛塔雕刻上的「三叉圓輪」圖騰（見圖一，頁 60），可能是以印度人最喜愛的蓮花藤蔓造型變化而來。



◎「蓮花圓輪」在下

轉輪聖王「輪寶」的變形，將輪心美化為蓮花，取其潔淨、莊嚴與智慧的意涵。

◎「三叉戟」在上

希臘海神所持的「三叉戟」的變形，將三叉戟左右兩端的尖刺柔化為綻放的蓮花，只留下中間的尖刺，但依然保留著明顯的三叉原型。

◎「祥雲」夾中間

因陀羅「雷電矢」（見本刊第七十期，頁92）的變形，保留上方的尖刺，握手處的四個銳角美化成藤蔓般卷曲的線條。但它只有偶爾才與「三叉圓輪」共同組合，例如大塔門柱頂端的雕刻。

這三樣聖物皆有能破萬物的力量，根據它出現場合的不同，而具有三種不同的意義：

一、吉祥護身：女性的彩妝與裝飾除了追求美感之外，還具有展示身分階級等社會性功能，因此當人們以「三叉圓輪」作為裝飾時，應該有祈福保安的意涵。

在桑奇較少見到女性雕像以它為飾品，但是在巴呼特石雕中，卻發現有許多耳環、項鍊等以「三叉圓輪」為藍本，出現在女性的胸部與耳垂上，使這個標誌帶有陽剛與陰柔的雙面屬性，成為吉祥護身的飾物。

# 圖 1 三叉圓輪（桑奇大塔北門頂端）

希臘海神波西頓「三叉戟」的變形，將左右兩端的尖刺柔化為綻放的蓮花，只留下中間的尖刺，但依然保留著明顯的三叉原型。



因陀羅所持「雷電矢」的變形，保留上方的尖刺，握手處的四個銳角美化成藤蔓般卷曲的線條。

轉輪聖王「輪寶」的變形，將輪心美化為蓮花，取其潔淨、莊嚴與智慧的意涵。

（攝影：林許文二）



二、破除無明：由於三叉戟與圓輪均是源於作戰用的武器，因此也有「破除無明」、「斬斷煩惱」、「戰勝魔軍」之意，而當它放置於金剛座上時，這個意義就更為明顯。例如大塔南門立柱上，它就與菩提樹、菩提大塔一同出現，象徵佛陀在菩提樹下「降魔正覺」的神聖時刻！

不過，「三叉圓輪」有時並非佛陀的象徵物，當它放在金剛座的側邊而非主座上時，顯示它應該只是如傘蓋或拂塵的次要角色，用來襯托主角的身分，例如在二塔上就有個放著「三叉圓輪」的金剛座，

其上方又有一座主要的法輪，以此來加強佛陀破除魔障的涵意。此外，它也有許多不同的變形表現，例如中間為圓輪，四方各有四個三叉戟，若轉動起來將是個令人生畏的武器！



◎「三叉圓輪」與菩提樹、菩提大塔一同出現，象徵佛陀在菩提樹下「降魔正覺」的神聖時刻。（圖為桑奇大塔東門立柱盤據在金剛座上的「三叉圓輪」。攝影：林許文二）

三、勝利圖騰：在桑奇與巴呼特雕刻中，凡有國王出巡或戰爭的場景，均會有旗手高舉隨風飄揚的旗幡，旗桿頂端就是一只「三叉圓輪」。

旗幟象徵軍隊的生命，軍旗更是戰場上士氣精神之所繫，桑奇雕刻中的旗幟，幾乎清一色皆以三叉戟與圓輪作為旗桿頂飾，遠望有如海神波西頓的三叉戟。毫無疑問地，它在此是個勝利圖騰，在王者出巡時象徵國王的威儀，戰爭時代代表部隊的威武氣勢，期能順利出征凱旋榮歸。另外，它還應用在戰士的武器上，例如大塔西門守門藥叉所持的寬刀刀鞘上，就可看見它的蹤影，應可視為作戰時勝利護身的符號（頁 20-21）。

除此之外，它還傲立在塔門頂端，享有崇高而不可侵犯的地位。這些高高在上的「三叉圓輪」（桑奇殘留最完整的是大塔北門頂端），左右對稱地守護著正中央的神聖法輪，三叉中間的尖刺，頂著一個演化變形的祥雲符號，你可以將它視為金剛座上破除無明、成就智慧的標誌；也可以將整根石柱當作一支旗桿，將它視為守護佛法、抵禦萬敵的圖像。而「三叉圓輪」下方伸出的左右卷鬚，則可以視為旗幡的抽象表現。每座塔門各有一對巨大的神聖三叉旗桿，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座塔門，就有八支三叉旗桿守護四方，這是否有「四聖諦、八正道為佛法門戶」的深意，還需要更充分的證據。但是，四座塔門與八根神聖旗桿，護衛著正中央的聖塔與塔中聖者的舍利，則是不爭的事實。

二十世紀的現代，希臘的五〇圓紙幣上浮印著海神與祂的三叉戟權杖，美國將先進的潛艇



彈道飛彈取名為「三叉戟」飛彈，海神波西頓在海洋世界的地位依然崇高，祂的權杖依然左右著經濟、貿易與戰爭！然而，我們也必須承認，將三寶標誌從希臘海神的三叉戟引申到降敵勝利的圖騰，在證據上仍嫌薄弱。因為即使波西頓那鬚髮虬髯、手持三叉戟的英姿，與自古以來印度教濕婆派苦行者隨身握持三叉法器的模樣，幾乎如出一轍，但這仍不足以釐清印度三叉戟的身世之謎——它也可能是一個印度本土自發的文化，或是有另一個令人想像不到的謎底！



◎三叉圓輪經常出現在皇室出巡的王旗、戰場旌旗與士兵們的刀劍上，難道「佛法」在當時已成為武士或戰爭的幸運符號？（圖為桑奇大塔東門「八王分舍利」雕刻，雕刻中上方兵士所持的即是裝飾著「三叉圓輪」的旗幡。攝影：林許文二）